



现代外国哲学

山西人民出版社

葛 力 主编

现代外国哲学

山西人民出版社

现代外国哲学

葛 力 主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375 字数: 392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4,800 册

*

书号: 2088·88 定价: 2.05 元

目 录

绪 论

——开展现代外国哲学研究 1

第一节 方法上的要求 2

第二节 认识论中的思想 6

第三节 人和人道主义问题探讨 24

第 一 章 实用主义 40

第一节 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 44

第二节 美国实用主义的著名代表——詹姆士 55

第三节 美国实用主义的最有影响的
代表——杜威 65

第 二 章 操作主义 76

第一节 操作主义产生的背景和它所要
解决的问题 78

第二节 操作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它的意义理论 90

第三节 操作主义的修正和发展 96

第四节 从近年来的科学进展看操作主义 102

第 三 章 分析哲学 117

第一节 逻辑原子论 117

第二节	逻辑实证论	129
第三节	逻辑实用论	144
第四章 现象学		159
第一节	现象学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概况	159
第二节	在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中确立柏拉图式的 实在论的本质观	166
第三节	现象学的方法：本质直觉	173
第四节	现象学的方法：意向分析	181
第五节	返回生活世界和存在主义的突起	189
第五章 存在主义		197
第一节	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	199
第二节	存在主义的创始人——海德格尔	206
第三节	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	219
第四节	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尔	233
第六章 新托马斯主义		249
第一节	新托马斯主义的传播	249
第二节	新托马斯主义的前身——老托马斯主义的 兴衰	251
第三节	新托马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258
第四节	新托马斯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263
第七章 结构主义		285
第一节	什么是结构主义	286
第二节	结构主义是怎样产生的	287
第三节	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	296
第四节	对结构主义的几点分析	317
第八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		333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况	333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卢卡奇、柯尔施	341
第三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法兰克福学派	358
第九章	科学哲学	387
第一节	现代科学哲学的诞生	390
第二节	演绎系统的主要代表人物	391
第三节	归纳系统的主要代表人物	433
第十章	现代的日本哲学思想	461
第一节	井上哲次郎	461
第二节	西田几多郎	471
第三节	田边元	478
第四节	三木清	483
第十一章	现代的印度人道主义	487
第一节	理论基础	488
第二节	社会实践	491
第三节	科学实践	494
第四节	瑜伽实践	496
第五节	改良主义	499
附录：	逻辑实证主义同实用主义结合的“革命方式”——奎因《现代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剖析	503

绪 论

——开展现代外国哲学研究

一切哲学思想、哲学体系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内容，必然由时代条件所制约，表现为历史的产物。如何对待这种思想和体系，体现哲学态度，反映一种学风。我们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精神来探讨现代外国哲学。现代外国哲学，和历史上的哲学一样，既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总结和概括，又是对人类思维本身的探索，往往作为基础和前提渗透于科学研究领域和日常生活中，构成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思想力量。

这种力量正在不同的程度上，指引人们的思维方向，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或者作为新的因素参与人们的思维活动。它的影响所及，不仅限于国外，还会漂洋过海，流布于我国的科学文化领域。处于国际来往频繁，文化交流畅行的情况下，我们不可固步自封，裹足不前；应该投入一定的精力，对国际上讨论的哲学问题严肃地进行思考，正确地评判其是非曲直。

现代外国哲学，主要是当前仍然广泛流传而引人注目的西方哲学，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科学技术空前地迅速发展，要求采用合宜的方法、建立新型认识论；阶级对立、阶级矛盾始终存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下，劳动异化，使人失去应有的价值和尊严，这通过哲学家的思考和概括，在理论上得

到表现，就形成了各种流派。这些流派的出发点可能互不相容，在个别论点上争论不休，或者针对某些问题，有时又彼此交融，相互渗透。从哲学作为意识形态来看，它们归根到底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反对、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即使是某一派中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也不例外。这需要我们彻底地揭露其谬误之所在，肃清其危害作用。与此同时也应该扩大视野，开阔思想，精心考察有无可资借鉴的因素，有无加以改造，为我所用的资料。

第一节 方法上的要求

现代外国哲学流派较多，形形色色，各具格调，有的推崇经验，有的重视直觉，还有的归依于信仰，如此等等；从方法和目的方面看，相互比较，也有很大的差异，总的说来，有一些惹人注目的特征。

其一是，撇开思维和存在关系第一方面的问题，消除所谓形而上学，单纯研究有关认识论的问题，充分反映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哲学思想产生的巨大影响。体现这种影响而构成自己的总倾向的有实用主义、操作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哲学和结构主义等。其二是，把哲学和社会学揉杂在一起，或者说，使哲学带有社会学的内容，注重探索在当前的社会中，人的价值和人的地位如何；人的意志和自由还能否发挥作用，人的本质、幸福和出路究竟何在？专就这些问题而倾注精力的有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等。至于法兰克福学派，人员复杂，各具倾向性，讨论的范围极其广泛，从认识论、辩证法到阶级结构、社会

结构以及革命动力等等问题，无所不包，兼容以上两种特征于一身，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哲学、社会学流派。

究竟怎样对待这类哲学派别和其中的个别哲学家的思想呢？

第一，要掌握足够的材料，以整个体系为对象，梳理其主要脉络，确定其明显倾向，考察所提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从而进行缜密的分析；绝不可粗枝大叶，摘录片言只语，便遽下论断。如果囫囵吞枣，草率从事，那不是郑重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肯定于事无补，贻笑大方。我们应该吸取过去的经验，以《反杜林论》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光辉榜样，占有对方的著述资料，抓住问题的实质，争取收到正确评价的效果。

第二，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作出正确的评价。一般说来，阶级社会中的哲学都带有一定的阶级烙印；必须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同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之间的关系。但是，不能认为用阶级利益可以穷尽一切地来解释一种哲学体系中的各种观点。否则就会流于“化归论”，就是把哲学体系的论旨完全化归为阶级利益的反映；如果化归论可以成立，那末，从哲学体系的论旨中，自然能够毫厘不爽地推导出一个哲学家所属的阶级及其阶级利益。这显然不是行之有效办法。恩格斯曾经说过，“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①这里包含的原则同样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来处理哲学体系同阶级利益的关系。构成一种哲学体系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除去历史、社会条件的制约以外，还有思想继承关系；例如，贝克莱、休谟、康

^①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²第4卷，第484—485页。

德、黑格尔以及尼采等等分别对不同的流派产生过不同的影响。不研究这种影响，就不可能了解一种哲学体系的实质。

第三，要认清一个学派的总倾向和属于这一学派哲学家的个人思想特点。就是既要把握共性，也不忽视个性。例如，实用主义是一个流派，皮尔士和詹姆士有争议，前者注重概念、范畴和命题的意义，后者强调以人为本而定夺真理。刘易斯着眼于科学和科学发展，根据实用性来确定概念的取舍，为实用主义提供了新的内容。此外，还有莫里斯和奎因等人都对实用主义做了一些加工塑造的工作。凡此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通过研究而开展评判。

第四，要区分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不容混淆。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每个哲学家那里，彼此的关系各不相同。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中，霍布斯是个唯物主义者，居然推崇专制制度，带有浓重的贵族气味；卢梭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却富有民主主义思想，对一般人民抱有极大的同情心。而在现代外国哲学中，皮尔士和詹姆士同属于一个时代，都宣扬实用主义，二人和政治的关系迥然不同，生活处境有天壤之别。罗素一生始终没有脱离唯心主义思想的轨道，他在垂暮之年却多少流露过一些进步思想。绝不能把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混为一谈，以致相互推导或牵强附会；事实证明，那是非常有害的作法，曾经在历史上造成惨痛的悲剧。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哲学作为理论对于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它是推动人类社会文化前进，还是把社会文化拉向倒退，这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分析鞭辟入里，则极其有益。

第五，要在哲学的水平上批驳错误的意见，要用辩证唯物论批判唯心主义。例如，石里克说，贝克莱并不否认物体世界的实在性，只是解释我们所谓事物的实在性的意义何在，和贝克莱一样，他本人也没有指责星云山河为虚幻，只不过断定一个命题的意

义等同于它的证实或检验，凡是不能证实或检验的命题则无意义。关于一事物的实在性的论断乃成为涉及经验有规律的联结的陈述。他力图表明，无论是贝克莱或他本人，都在常识范围以内肯定外界事物的存在，都在哲学范围内提出问题，予以阐述。结果二人同样陷入唯心主义。对此，我们必须作出合乎逻辑的有说服力的批驳。又如，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的锐利武器，现代外国哲学中竟然有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否定辩证法的客观性，特别否定自然中的辩证法；或者歪曲唯物辩证法，强调所谓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实质上是使主体与客体交融，把客体化归为主体。尤有甚者，有人竟然声称马克思主义哲学违背辩证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除去痛加驳斥以外，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其中的内容，准确地回答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理论观点的斗争，可以期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六，要弄清现代外国哲学中某些派别的思想，必须具备一些数理逻辑和自然科学的知识。现代外国哲学家中有些人是逻辑学家，熟悉自然科学，经常把有关的材料注入他们的著述。如果我们对此茫然无知，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他们的思想。同样，要了解和社会学交织在一起的哲学，还需要掌握有关国家的社会问题、阶级结构和政党情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充分掌握现实社会的材料，才能比较深入地理解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凝聚社会意识的哲学思想。

以上所述，肯定未能穷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只不过表明一种态度，注意到研究现代外国哲学，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

现代外国哲学流派较多，大都主要着眼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本身，提出一些问题，试图利用历史上的思想资料，根据自己的臆想，予以解答。这些问题复杂纷繁，然而未尝不可以梳

理，专就重要方面而设想其构架。大体说来，构架中的支柱无非是有关认识论的思想以及人和人道主义问题，因而对此需要概括论述，以便使人按图索骥，逐步深入，掌握现代外国哲学的中心内容。

第二节 认识论中的思想

恩格斯说，要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的天赋能力，必须学习以往的哲学。那末，考察现代外国哲学，从积极和消极方面看，是否也会起到一定的类似作用呢？我想谁也不会否认，摸索前进，窥探这对我们来说还是生疏的领域，总比望而却步，闭目塞听为好；这既可以达到知此知彼，百战不殆的目的，又可以延伸自己的视线，看到更多的问题，从而进行细致的思考。

现代外国哲学中，属于所谓唯科学主义的各个派别，讨论的主要课题是认识论；本体论被全盘否定，已经化为乌有。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①就近代而言，提出这一问题，显然带有反宗教神学倾向，就是要从世界本身来分清精神与物质孰先孰后，其中首要的意义是着眼于本体论。时至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实验手段日益精细，数学方法和逻辑推理广泛应用，人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作用。虽然客体往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5页。

往不能为人所直接观察，自然仍不断展示自己的秘密以及本身固有的规律，这样，在某些哲学家那里，本体论方面最一般的问题，即有关存在、特别是直接知觉的问题，已经退出泛泛论述的范围。即使象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断言“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① 在哲学方面，他精心研究的也不是本体论，而是认识论，注重物理学中概念的分析，强调演绎的职能，由思维自由创造而获取概念。认识论非常突出地参与了他的物理学的研究工作。

的确，认识论在现代外国哲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种认识论总的倾向是唯心主义的，但是针对个别问题，在一些细节上，未必不能表露可资借鉴的因素。这决非偶然。我们面临共同的物质世界、社会现象和思维领域，都会从一定的角度观察问题。尽管出发点不同，所用的方法各异，怀有的目的又不一样，但是，由于一般哲学家的意识结构不是凝固的实体，不代表清一色的世界观，而呈现多层状态，往往由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甚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因素交织而组成，只要他们严肃地进行探索，都可能在头脑里闪现有启发性的观念，萌发有益的思想。

有意识地关注现代外国哲学中认识论的思想，批判地予以考察，或许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工作。

列宁说：“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的基础时，常常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后面他紧接着说，“见亚里多士德对柏拉图等人的批判，黑格尔对康德等人的批判”。^② 其实，这些话里蕴涵的精神同样适用于现代外国哲学。

①《爱因斯坦文集》，1976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卷，第292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3页。

皮尔士批判休谟，就值得注意。与休谟相对立，他提出科学推理的概念，认为科学推理根本不依赖归纳法，更不指望获得习惯，却仰仗洞察能力。这种能力能够看到事物的一贯性、和谐性、彼此之间的联系，从而制订假说。他摒弃休谟把印像和观念看成彼此分离的原子那样的经验主义，重视理性思维的作用，这有利于清理休谟的错误。皮尔士对康德的批评也是可取的。他指出康德的物自体既不能表明，又不能发现，无从判定其真伪；涉及物自体的提法都是没有意义的废话。他反对物自体，实质上就是反对不可知论。他断言原来似乎绝对不可知者，由于观察和实验手段的改进，嗣后会逐渐转化为被确实查明的事物。这种观点应该说是合理的。

摩尔（G·E·Moore）对詹姆士实用主义的评论也应该予以关注。他归纳詹姆士有关真观念思想为四条：

- (1) 我们能够证实所有的真观念。
- (2) 我们的观念中，凡是能够证实者，都是真的。
- (3) 我们所有的真观念都有用。
- (4) 我们所有有用的观念都是真的。

同时他认为詹姆士的论点不限于此，另外还意味着论断“证实性”和“有用性”是一切真观念、而且只是真观念的唯一的特性。^①针对这种特性，摩尔表明了自己的见解。他首先反对这样的绝对论断，即我们能够证实所有的真观念，某一个人有一天确实能够证明其中每一个观念。理由是遇到有关历史的命题，特别是涉及某一历史事件和一些细节时，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从而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摩尔肯定我们往往有真观念，而这种观念却不能证实，没有人总会予以证实。证实性和真理没有必然的应和。

^①参看摩尔：《哲学研究》，1922年伦敦英文版，第100页。

关系。他认为凡是能够证实的观念固然是真的，而真观念却未必都能证实。要说我们能够证实的观念是真的，这确实正确。詹姆士说，除去我们能够证实的以外，没有观念是真的，则极其可疑。这种看法一方面批评了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另一方面的确给认识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不仅有关个别事件的历史命题难以圆满证实，自然科学中用全称命题所表述的规律也不好完全确证。处于这种关节，我们只能说，前者可以通过积累事实材料或证据，逐步得到证实，而后者无非是相对真理，其中含有绝对真理的颗粒。

摩尔对詹姆士提到的“有用性”也有所指责。在他看来，真观念不一定有用，有用的不一定是真观念，真理性和有用性是两回事。要说我们所有的真观念都有用，我们所有有用的观念都是真的，这几乎肯定是错误的。摩尔严格区分真理性和有用性，明确地批驳了詹姆士有用即真理的谬论，这有助于撇开真理对人有用与否的人本主义的因素，单纯探讨真理作为命题本身的属性的重要意义。

罗素也对詹姆士把真理混同于有用性的观点提出尖锐的评论。他指出詹姆士阐发皮尔士所提出的实用主义原则时，申述哲学的职能在于发见，关于世界的不同的解说，究竟对人有什么区别。这样，理论乃成为工具，不是对疑难问题的解答。而且他援引詹姆士这样的话，“一个观念，只要相信它有利于我们的生活，就是真的。”之后，紧接着说，真理是善的一种，不是独立的范畴。^①按照罗素的逻辑推论，真理既然附丽于善，那末，要确定某一观念或陈述为真，首先必须知道这有什么好的效果。有，则真；没有，就假。问题是如何分辨好坏，如果涉及道德等

^①参看罗素：《西方哲学史》，1945年纽约英文版，第816页。

等，头绪会更加复杂。诚然困难多端，难以克服。造成这种后果，只能归咎于詹姆士。原来皮尔士把概念的含义归结为它包含的效果。这不再单就概念本身的意义而穷究极索，改变了传统上以实体——属性为模型的思维方式。詹姆士进一步把效果和有用相联系，以至使有用和真理等同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皮尔士的初衷，给他的实用主义思想涂上一层人本主义色彩，在实用主义思想体系中树立一个旁支。罗素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区别皮尔士和詹姆士的思想，弄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投掷的矛头指向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有利于我们正确地探索认识论中有关真理或真理性问题。

延续十七世纪以来西方认识论的传统，现代外国哲学除去注意如何获得知识以外，还特别瞩目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提出的不同原则，相互争胜，可以推动认识论往前迈进。

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就命题的意义，归根到底就知识的确实性问题，申述证实原则。但是，科学中的定律是借助全称命题来表述的，而涉及全称命题仍坚持这个原则，乃陷于困境。与此针锋相对，波普提出证伪原则。这一原则同样遭到厄运。如果制订这样一个命题，断言至少存在一个具有某种属性的东西时，若要彻底证伪，在逻辑上也会构成全称命题。这种否证所需要的全称命题，从人类经验来说，当然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即使在一般的情况下，证伪原则和证实原则一样，也不好解决程度和范围问题。无可奈何，波普乃神情粗犷，居然说，“我们并非认知，只能猜测，我们的猜测是由我们能够揭示的规律、规律性的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信念指引的”。^①他还说，“科学的进展不是由于在时间的流逝中积累越来越多的知觉

^① 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年伦敦英文版，第278页。

经验，也不是由于越来越好地利用我们的感官。不论我如何归纳地蒐集和拣选未经解释的感觉经验，依然不能从中提取科学。大胆的观念、未经证明为正确的预料和思辨的思想是我们解释自然的唯一方法。”^①这种观点显然已经把证伪原则抛到九霄云外了。证伪原则和证实原则都有各自的难题，对待伦理学说，价值判断和审美论旨都一筹莫展。难道这种原则不能处置的都与知识无关，不在人类生活中有重要作用？

顺便指出，波普的一些认识论思想值得研究。例如，他强调没有未经预想的观察，一切观察都携有理论，这涉及主体——客体、反映——被反映的关系问题，可以促使我们设想，主体生活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沉浸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接受一定的教育，凡此种种都会影响他的观察，从而制约他的反映。又如，他谈到世界3虽然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却独立自存，能对人有反馈作用，这会激发人们进一步探索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问题。他的认识论思想内容较多，引人注目，不过知识的确实性问题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知识的确实性是认识论中的重要问题，关于证实原则和证伪原则的提出和阐述，有助于促进这个问题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探讨有关命题真实性或真理性的检验。

知识的构成也是现代外国哲学中认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作为科学哲学家，爱因斯坦评述伽里略时曾经表明这种观点。他认为伽里略不是以经验的、实验的方法代替思辨的、演绎的方法而成为近代科学之父。“任何一种经验的方法都有思辨概念和思辨体系；而且任何一种思辨思维，它的概念经过比较仔细的考察之后，都会显露出它们所由产生的材料，把经验态度演绎态度截然对立起来，那是错误的”。^②经验和思辨构成

①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年伦敦英文版，第280页。

②参看诺思柔普：《东西方的会合》，1946年纽约英文版，第441页。